



苦 魂

马雪枫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苦魂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目次

第一曲

柳情 1

第二曲

水惑 87

第三曲

月怨 145

第四曲

雪韵 237

第一曲

柳情

廣西對外經濟貿易學校

施嘉娴站在归仙山顶。

泪水不断地往下跌落。

层层叠叠的浓雾融合着分裂着。

乳白色摇动着施嘉娴。

她已分不清天地之别；分不清人物之异；分不清虚实之界；分不清生死之欲。

只觉脚下的那块石头实在着——泛着青光白色。

头顶，有棵透着绿芽的老树，粗粗曲曲的横叉伸延着。光溜溜的，无一绿叶，有的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施嘉娴越来越清晰地听到母亲的呼唤声，闻到了母亲的气息。

这里，往下，可以摔向人间。

这里，往上，可以飘升仙界。

自从归仙山顶被人传为无忧角后，便有数以百计的人在不同的年月揣着不同的期望从这里走向另一个世界。

据说在归仙山归去的人，具备别样的光辉。

当痛苦不堪的家人闻讯赶来，仰望仙去的亲人，瞬间就会被去者那优美的体态，安谧的神色震慑而不敢伤心。

施嘉娴也曾听到外公反复念叨她母亲在归仙山自缢后呈现了生前从未有过的迷人的微笑和超脱的俊秀。

外公说此话时透着从未有过的激动。当时他顾不了多病

的躯体，爬上山顶，指挥众人把女儿抬下山，运回上海。一星期后，外公便在自己的床上诉说着动人的传说，去和阴世界的女儿、妻子团圆了。

此刻，施嘉娴站在归仙山顶，仍然思不透外公的死因。有人说是脑溢血，有人说是痰堵塞，有人说是自杀。这些都无碍施嘉娴四十年来的思念。

当她二十多年前被丈夫赶出家门时，她马上想到归镇。她带着一对儿女来到这印着母亲最后的踪迹，并由外公种种传说构成的——归镇。

这里白茫茫的一片。极宁。极清。

可以想自己愿想的，做自己愿做的。

无牵无挂。

任何事物都分外简单。

生活的神秘在于，给人们一个简单的密旨。人，来到阳间赤赤条条，一切本是空白；人，辞别阳间也赤赤条条，一切化成空白。

从白走向白的过程中却斑斓得不堪。

人尽情地追捕，人尽力地表演。

战争、权力、爱情、金钱……种种的欲望把人塑造成红、黄、紫、灰、黑……

只要将绳子一挂，然后悠然飘起，或轻轻地一跳……，尘世间的一切便会幻为白烟然后散开。施嘉娴的心紧张地抽搐几下，眼眸中透出雪白的神往。

“妈，你走得真快。”

曹建国从另一侧走上山顶。

施嘉娴轻轻吐了一口潮气，装作欣赏山景的神态：“你看，山顶的雾和下面的不同。”

“不同？是你的感觉不同。”

曹建国并不附和母亲。停了一会又说：“我讨厌雾，让任何东西都罩上一层虚气。”

“这也是你的感觉。”

“妈，你对这里很熟？”

“每年清明，我都来看看，你外婆的坟虽不在这里，但总归是从这里走的。”

施嘉娴的声调在雾里显得特别滞涩。

“外婆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上吊？”

“说不清，那时我还小。”施嘉娴不愿提此事。

“听说是外公待她不好？”

“谁说的？”

“爸爸说的。”

“噢，你爸知道个啥，就会瞎讲。”

“爸爸说外婆是个才女，会画画，会下棋。”

“你外婆是很能干，很要强。什么事都喜欢自己作主。”

“外公是不是也很要强？”

“我爸他——唉，怎么说呢？他的画当时在上海也排得上号。我外公不同意这婚事，可是我母亲觅死寻活要跟我父亲好。我外公也没办法。最后，唉，不提了。有人说他俩性格不投，是有点道理的。”

施嘉娴似乎突然间很想感叹，说了平时从不说的话。

“妈，夫妻关系不好有没有遗传？”

“不晓得。”施嘉娴觉得儿子有调侃之意。

“你想，外公与外婆关系不好，你和爸爸也是一世冤家，我和杨欣呢？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今天早上又大吵一通。”

“我现在觉得夫妻间吵架是最无意思的。”施嘉娴的目光落在远方的雾间。

“妈，你现在是说过去的话，自然很轻松。”

“不管怎么说，你忍一忍，让一让，一切就过去了。”

“我已是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了。”曹建国心烦意乱地叹了一口气。

“你还不懂啥叫忍。”

“像你那样？爸爸嫌你面条做咸了，泼在你脸上身上，你也不回一声？你们那样生活有啥意思？”

“生活？生活就是过日子。过日子就要学会忍受。”施嘉娴脸上毫无表情，像杯平静的水。

“我做不到，我也不想这么做。”

曹建国拔起一把草，放在手心，看一会又丢到地上。

“走吧，你爸爸的坟在下面。”

岛屿般的坟头在雾色中无声息地沉浮。

也许是天色还早，上坟的人不多，只有几个星星点点的影子在乳气中移动。

前面是他的坟。

他的！

施嘉娴分明觉得一阵阵寒气袭来，她的心中顿时充满了恐惧。

“到了，这个。”施嘉娴头点了一点。

曹建国绕着母亲指点的坟走了一圈。

“妈，做得还不错。”

两个月前，当施嘉娴和小儿子曹远海，女儿曹建秀，女婿刘令一同在此安葬丈夫曹泰昌的骨灰盒时，曹建国正在遥远的北国哈尔滨开订货会议。回来他曾提出去看看父亲的坟。施嘉娴告诉他，清明反正要扫墓上坟的。

今天一大早，曹建国与杨欣吵了一架，敲开母亲的家门，告诉母亲，今天是清明。

新坟。

黑褐色的泥土土已罩上了绿茸茸的一层。

冒绿的小草，若诉说一个被雾压醒的梦，细细地渗着几许柔情。

“活的。死的。说穿了，相差一堆土。”

曹建国不知联想到什么了，嘀咕一句。

施嘉娴想到外公说过，世界上的万物都来之于土，都归之于土。她现在仍不能理解，人如何来之于土。这个“来”是指生活还是由来？她觉得土的作用的确有些神秘。

“妈，来，我们把这些草拔掉。”

“你拔吧，我来烧些纸钱。”

施嘉娴不愿也不忍拔那些嫩嫩的草芽，它们是一个新的生命。它们还未享受到春的阳光和雨露。

她从手提包里摸出一串串的纸钱，放在曹泰昌的坟前，轻轻地燃着。

一缕缕的烟飘起，散开。

“哎呀，忘了做些锡箔元宝，你爸爸说纸钱不够他用。”

施嘉娴突然想到，他临死前曾说，用锡箔做些元宝给他，纸钱是不够用的。这也是真话，曹泰昌一世得意在钱里，失意在钱里，钱便是他的灵魂。

曹建国怔了一怔，看看那堆灰，又看看母亲几许悔意，打趣道：“妈，放心吧，阴间的物价还没涨，够用了。”

施嘉娴没有笑，儿子的话触动了她某根神经，“唉，阴间。阳间。为什么阳间的才是活人？啥叫活人？”

“活人就是有生命的人，活着就应该像个人。”曹建国理着自己的思绪。

“由得了你吗？”

施嘉娴迟疑一会，缓缓的声调在潮湿的雾里，就像沉重的铅球滚动于泥潭。

“一切是命中注定的吗？”

“妈，你说人为什么支配不了自己？”

“因为有时自己也弄不懂自己的心思。”施嘉娴看看尖尖的坟头，那块镇在坟尖的石头冰凉地注视着她。

曹建国突然感到母亲简单的话语中蕴含着一个很深奥很达观也很耐人咀嚼的道理，让他的思路一会飘上去，一会坠下来。

施嘉娴拿出几根红绿两色的纸带。

“唔，把它挂在坟旁的树上。”

红纸带。

绿纸带。

挤挤闹闹缠在一起，分外艳丽耀目。

“怎么不用白的？人家不是用白颜色的吗？”

曹建国不解地抚弄着红绿彩带。他记得上山时看到其他

坟上飘着白纸带，像许许多多欲飞的白蝴蝶。

“新坟飘彩色，明年才可用白色，这是规矩。”施嘉娴边说边整理彩带。

“归镇的人规矩最多。这个地方也闭塞，真要闷死了。”曹建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规矩总要有的，走到啥地方，都一样。你爸爸是最讲规矩的。”施嘉娴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爸爸在床上瘫了七年，活受罪，换上我早就不想活了。”曹建国系好飘带，后退两步，见彩带垂垂倒挂在雾气间。

“你爸是不会这么想的，六十九岁是个大关口，他过不了。”施嘉娴淡漠地回答。

“其实爸爸这一辈子酸里酸气，什么都不明不白。”曹建国叹了一口气。

施嘉娴抬头认真地看了儿子一眼，没有答话。

“别说你爸爸，我们不也是一样？”

听了母亲的话，曹建国心里猛地涌起一股莫名的沮丧，他的眼神散淡且空洞。

“我想离婚，妈。”

“别做梦了。”施嘉娴无一丝惊异。

“为啥？”

“这种事要多想想，很复杂，不是你想离就能离的。不要弄得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施嘉娴的话很沉重，牵动着一种无可名状的幽怨。

“唉，杨欣的占有欲越来越强，把我当成了她养的一只猫。”

曹建国苦涩地抽抽嘴角。每逢此时，他便会念起被自己诗化了的初恋。他一屁股坐在石头上，垂着头。

施嘉娴靠着一棵粗树干，怜悯地看着儿子。曹泰昌把自己当什么？也许连一只猫都不如。

“妈，你真是爸爸在牌桌上赢来的？”

曹建国说出了埋在心里多年的疑惑后，又觉得不妥，怕伤了妈妈的心，不免涌上几许不安。

施嘉娴打了个寒颤，身心便飘忽了。身旁的坟墓像大山似地挤压着她。

她颤着声音：“谁——谁说的？”

“那次，那次爸爸喝醉了。”

曹建国觉得是自己失口把母亲的心逼进了一个死胡同。

“是他？他当然说得出口——还要告诉儿子。”施嘉娴的心冰冰冷。事情的过程与生活一样，那么单调，那么无聊。

岁月能冲淡一切，自然包括人情的所有与所含。

他死了。

了结了两人三十七年的恩恩怨怨，磕磕绊绊。

她淡淡的笑容很有味，很超脱。

人生最可怕的是什么？

是时间——所有的欢乐，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憎恨，所有的伤感——统统的，不知不觉的消失于无声、无色、无味的时间中。

年纪大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想得多了……

复杂到了极限便化归成了简单。

她不愿去想。

曹建国惊叹地看着母亲脸上浮现出一层又一层变化的不同寻常的神秘笑容。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了，知道生活的折磨力，为何还要用莫名的话刺激母亲。他感到一种犯罪般的哆嗦。

“妈，我们走吧。”曹建国说着起身。

周围的雾色潮气渐渐地消退了，天际开始有了层次亮色。

小花篮。

曹建国目光惊喜，脚边有一个野紫花草编起的小花篮。

他拾起看几眼，递给母亲：“蛮有趣的。”

粗拙。别致。

施嘉娴翻来覆去地看了看。

紫色的小花仍是生机勃勃，幽远而可爱。

紫色，最能撩拨人的情绪，引动人的意念。它比黑色更具有神秘的空间，好似象征着命运的无常与失落。

施嘉娴心一动，嘴角笑笑，好像看到里面有个故事。或是，从中想到一个自己的故事。

她把紫色小花篮藏进衣袋时，却感到涌来一股沉甸甸的萧索。

“妈，快走呀！你在想啥心思？”

曹建国在前方催促着。

她定定神，慢慢地走上去。嘴里唠叨着：

“每个人总有自己的心思。”

曹建国回头又看看母亲，慢吞吞地说：“妈，其实你这个人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很有哲学脑子。”

施嘉娴笑了，笑得很涩，很落寞。

她感到自己的脚与山发生了共振，似乎有一种熟悉的气息在诱惑她。

忧伤的空气弥漫着归仙山，牵挂着她的心。灵魂有吗？会飘吗？

山路隐约弯弯，若无际地伸展，若无情地飘去……

“妈，镇上的人说归来寺有算命的，用围棋算命，很准很准，去看看吧。”

看得出此时曹建国已将那粘稠的黑色思绪淹没于浓浓的绿影中，他浑身显得轻松。

“好罢。”

施嘉娴毫不迟疑。茫然和希望不和谐地交替显现。

自从看到花篮，她的嗅觉与听觉似乎发生了不可名状的变化。她想到了罗海——她的恋人，她的偶像。他现在在哪里？他生活得好吗？他知道曹泰昌死了吗？

仿佛有个怪诞的声音寸步不离地跟着她，似呼唤，似诉说，似斥责。

仿佛有股浓郁的墨香萦绕着她，时聚时散，时浓时淡，时干涩时湿润。

她无法摆脱灼人的幻觉，悲怆地垂下眼帘。

这是一座古色斑驳的房子。

四周的竹林在雾气中流动。像云？像絮？像溪？是海浪中栖息的礁石？是云霄间五色的塔尖？

施嘉娴连忙将头发整整，衣裳拉拉。

“这就是？”曹建国没来过后山，难以将耳闻已久的归

来寺与眼前破旧的房子联系起来。

门上横写着三个字“归来寺”。

字色浓淡斑驳。而那淋漓苍古的风格给看者熏上一种捉摸不定的沉重感。

踏进归来寺，施嘉娴便觉恍恍惚惚起来，一切依然，一切异样……

除了袅袅盘桓的缕缕青烟，无一人，寺里弥漫着神秘的气氛。

大厅仅二十多平米。中间端坐着说不清哪方菩萨的泥塑大汉。只知右面那小女人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左面那个是地藏菩萨。

菩萨们自然超出凡人，很有气度，耐得了孤寂，在昏暗中全是一副坦然的模样。

曹建国像童心萌发似的东张西望，几分不屑几分惊异。

两面的柱子上，有两行刺入看客骨髓的天然神韵的行书，笔势如盘曲千年的古藤。

归者不来来归

来者不归归来

不知是哪朝人写的，曹建国的心不知所以地悬了起来。

对万物，时间具有巨大的消蚀力，为何让这两行字仍保持着传世般的不朽秘密。

施嘉娴思绪飞舞。三十年前这里似乎更有生机，而现在却处处灰濛濛的。那次，她和罗海一起来的。那次与罗海意外的重逢，让施嘉娴从如灰的绝望中放出一道彩光，同时也让她不可追忆的悲怆牵萦了二十多年。

“妈，快看。”曹建国指着柱子后面刻着的不同字体的

字。

“来寻，来戒，来了……”

“归心，归识，归道……”

这些神秘的字下面刻着深深浅浅，弯弯曲曲，长短不一的横道道。

施嘉娴仔细地寻找，最终辨不清罗海当年划的那一痕线。罗海用指甲反反复复地在“来寻”字下划，柱子的木质好，好久才刻出一条，施嘉娴自己边笑边沿着罗海划的线重新划了几下。唉，太多的痕线，重重叠叠，三十年的腐蚀。

“你找啥？妈。”曹建国见母亲全神贯注的搜索状。

“看。有介多的线的印子。”

“派啥用场？”

“人家讲，你心里想啥，就在那个字下划一道印子，就会灵验的。”

“噢？我也划一下。我该划‘来了’，对，了却烦恼。”

“了啥烦恼？”

“就是同杨欣的事。”曹建国意志坚定似地下决心，摸出一把水果刀往柱子上刻划。

“诚者于心不寓物。”

带着皱纹的声音从身后响起，吐字浑圆，气流昂扬。一位白胡子老者端坐在地上，双目紧闭。整个精神沉醉在浑茫肃穆的气象中。

曹建国心神一怔，看看如从地底钻出来的老者，捉摸着他的话：“你的意思是不能用刀刻？那用什么？”

老者依然双目紧闭，嘴角泛着神秘的笑意。